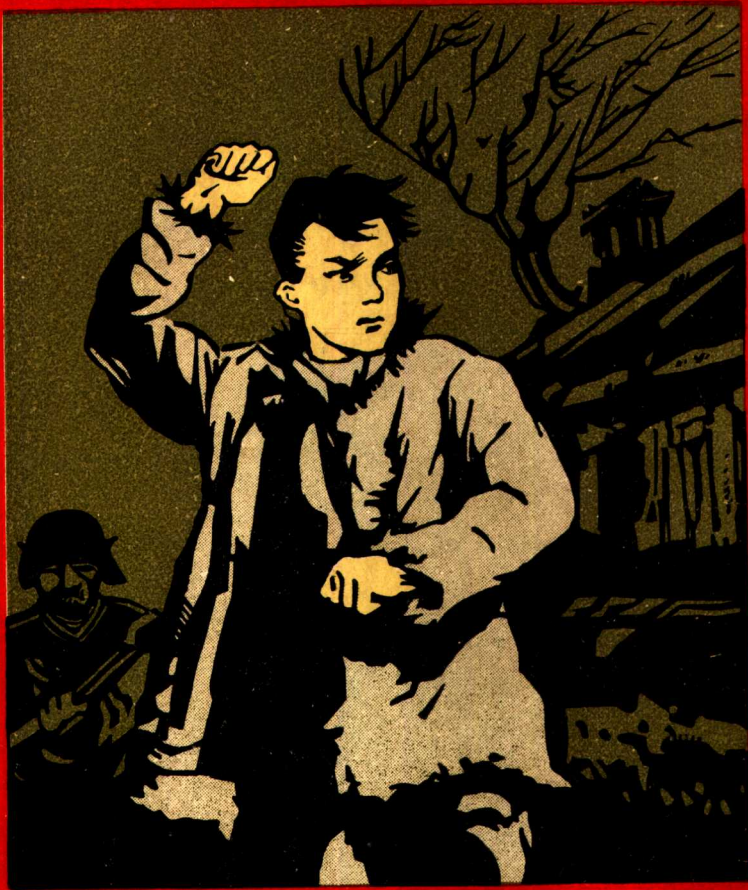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小鷹契卡林

(一個蘇聯少年英雄的故事)

斯·扎烈奇娜雅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L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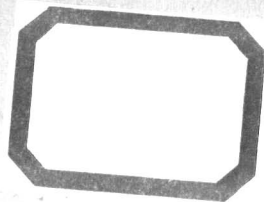
小林契小

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）

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）

（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）





小鷹契卡林

(一個蘇聯少年英雄的故事)

斯·扎烈奇娜雅著

唐清里譯

勒·高洛瓦諾夫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С. Заречная

ОРЛЕНОК

Детгиз 1942

這書譯出後，有些地方經編者刪節過。

書號：譯 0055 28 開本 76 千字 定價 4,200 元

小鷹契卡林(高)

著者	斯·扎烈奇娜	雅里
譯者	唐·高洛瓦諾夫	里
繪圖者	勒·高洛瓦諾夫	諾夫
校閱者	王典嚴	增學
出版者	少年兒童出版社	社
	上海延安西路一五三八號	
印刷者	蔚文印刷廠	廠
總經售	新華書店	東總分店
	上海南京西路一號	

1954年4月初版 印數1—1510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



亞歷山大·契卡林（舒拉）

1925—1941

作者的話

寫成本書的材料，是作者在蘇聯英雄亞歷山大·契卡林的故鄉——土拉省的里赫文城以及彼斯柯夫村收集得來的，該地現在已從德國強盜手中解放出來（註）。

英雄的父親巴·尼·契卡林，他的親戚——伊·奧·契卡林、姆·帕·契卡林和姆·恩·契卡林，他的堂姐薩姆索娜（即托尼雅），市教育局視察員摩扎列夫斯卡雅，各位教師——聶道彼金娜、阿羅娜、密斯興、阿·伊·維諾格臘道夫和恩·伊·維諾格臘道夫，舒拉的戰友——馬蓋葉夫、米基金、索羅金、伊薩葉夫，舒拉的同學——列夫·維諾格臘道夫等，他們都曾經跟本人談起對舒拉·契卡林的回憶，我謹向他們致謝。

（註）這本書原文是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，當時衛國戰爭還在進行，所以這裏有這樣一句話。

目 錄

作者的話·····	二
土窖邊的埋伏·····	一
古老的里赫文城·····	六
歷史課·····	一〇
室內電影·····	一六
在森林裏的路上·····	一九
「當偵察兵去！」·····	二四
響應祖國的號召·····	二八
游擊隊員沙夏·····	三三
父子倆·····	四〇
第一次被捕·····	四四
逃脫·····	五〇
給烏鴉派用處的戰利品·····	五八

教堂裏的會見	六
炸燬火車	奎
渡河	吉
將來的生活是美妙的	三
恐怖之夜	四
病	八〇
在老家的屋子裏	八四
出賣	九一
創子手	九四
救朋友	九七
生命之歌	九八
永垂不朽	一〇七

「在鷹的領導下有千萬個小鷹（註一），
祖國因我們而自豪。」

土窖邊的埋伏

遼伐跑到舒拉·契卡林（註二）家的時候，舒拉正坐在房間當中的板凳上，用奶瓶輪流給兩隻才生下來的小松鼠餵奶。小朋友們從四面八方圍住舒拉。

「唉喲！打哪兒弄來的？」遼伐給這種從未見過的奇蹟愣住了，驚嘆了一聲。

「昨天跟爸爸去打獵。老松鼠給爸爸一槍打死，小松鼠却留了下來，我想把牠們餵大吶。」一隻馴服了的烏鴉在舒拉腳跟前蹦蹦跳跳，用兩隻圓眼睛嫉妬地望着兩隻小松鼠。等小松鼠的肚子變圓了，舒拉就把牠們關到籠裏去，再用木桶裏的水洒洒地板，開始用新折的白樺樹枝做的掃帚掃地。小朋友們默默不作聲，懷着一種尊敬的神情瞧着他工作。在窗外的小花園裏，舒拉的弟弟維佳正在訓練一隻毛茸茸的獵狗。

舒拉家裏，一個大人也不在。母親爲了辦理村蘇維埃的事上區裏去了。父親在天亮時

（註一）這首詩裏的「鷹」，指的是偉大的斯大林同志；「小鷹」指的是青年團員。

（註二）蘇聯英雄契卡林的全名是亞歷山大·巴符洛維奇·契卡林，舒拉是亞歷山大的愛稱。所以，後文的舒拉就是契卡林。

候，從打魚場拿回來一滿籃鱸魚，接着又到集體農莊的養蜂場幹活去了。

「我們今天的日程是什麼？」謝遼查認真地問。

「這還用問！當然是打埋伏。」照十三歲的年齡說來，舒拉是相當魁梧的，他把謝遼查從頭到腳望着。「彼斯柯夫二村的小朋友正在準備進攻。瞧着吧，他們考試一完馬上就要來的。可是我們準備好沒有？連步槍也不是大家都有。機槍只有一挺。重砲更不用說了……」馴服的烏鴉此刻坐在舒拉肩上。牠歪着頭，直盯着舒拉的嘴看。

「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事，」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塊麵包，一面把它扯成小塊，一面接着說。「誰做紅軍？是我們呢，還是他們？誰也不甘心當白軍吶。」

「我們不當白軍！」謝遼查堅決地說。

烏鴉用結實的嘴，篤的一下啄了啄舒拉牙齒上亮晶晶的瑤瑯質，把夾在牙齒之間那塊好吃的麵包拉了出來。

「嘿，多調皮啊！」小朋友們哈哈大笑起來。

舒拉吐出了麵包渣。

「對，我們不當白軍，就算給他們揍一頓也是光榮的。」

被大家忘掉了的烏鴉焦急地扯指揮員舒拉的襯衣領。舒拉塞一小塊麵包在牠嘴裏，就把烏鴉從肩上拂下去。

「上土窖去！」

孩子們跟着舒拉，從小山上的茅屋朝山下跑。這小山在村莊偏僻的地方，山下有個挖好了的土窖。軍事行動就將在這兒開始。

彼斯柯夫村的小朋友都不願當白軍。他們就這樣決定：交戰後再分誰紅誰白：打勝的人才能得到光榮的「紅軍」稱號，吃敗仗的將得到可恥的「白軍」綽號，直到他們下一次打贏了為止。

戰鬥的時刻開始了。離土窖不遠佈置了埋伏。

「維佳！去偵察一下！」舒拉發號施令了。

「是，去偵察，指揮員同志！」

維佳把自製的木頭手槍插在腰帶裏，向獵狗捷諾兒吹了一聲口哨。帶棕黃斑點的黑色獵狗快活地汪汪叫，把有力的前腳掌向維佳的肩上撲去，差點兒叫維佳跌一交。

「怎麼啦！」維佳氣憤地把捷諾兒一把推開。

捷諾兒慌忙地搖着尾巴，舔了舔主人的手。

土窖裏也正在緊張工作。鉤呀，鋸呀，貼呀，漆呀。指揮員的黑頭髮亂蓬蓬的。他那雙烏黑的眼睛聚精會神，顯得很嚴肅。袖子直捲到手臂彎。襯衫沾滿了魚膠。

「生篝火！」他發下命令。「我們來銲接金屬零件。」

「是，生篝火！」

舒拉到屋子裏去拿銲接器。烏鴉像小狗似地跟在他後面蹦蹦跳。

土窖的入口處長着茂盛的蕁麻。值日員柯里亞揹着步槍，挺直了身子站着。毛茸茸的雄狗格羅米拉在他腳邊歪吊着舌頭打盹，一面搖着尾巴趕開討厭的蚊子。柯里亞也給蚊子弄煩了。他折下一根野櫻樹的極枝，使勁地揮它，可是指揮員那頭髮散亂的腦袋一從茅屋門裏伸出來，柯里亞就想起指揮員的話：「哨兵必須像岩石那樣一動不動地站着」，於是吃驚地把樹枝放下來了。

土窖前面的小廣場上已經生起了篝火。謝遼查、遼伐、伊留沙和曹臘正在拿乾樹枝往火堆裏扔，可是他們一看見指揮員，就都向他跑去。他馬上會告訴他們該怎麼使用銲接器的……傍晚，七枝才漆好的嶄新的步槍、七把手槍和三挺囁囁響的機槍，已經整整齊齊地陳列在土窖的板床上了。這些東西還沒有射擊過，不過以後會射擊的。舒拉已經想好該怎麼辦。算術一考完，這小組就要着手製造新式的武器。

篝火上面，一鍋子魚湯滾了起來。孩子們團團坐着。大家都餓了，鍋子上冒出香噴噴的水氣，把大家弄得嘴裏都流出口水來。魚湯很濃，油水很重，還攪了辣椒、蔥和香料。不論哪個主婦都沒有舒拉做得那麼好吃。孩子們爭先恐後地吃着，等到指揮員想起，父親和母親要空着肚子回來，至少必須給他們各人留下一碗的時候，鍋底已經從琥珀色的魚湯渣汁中露出來了。

在參差不齊的一帶森林後面，天邊現出銅一般的顏色。一輪紅棕色的月亮從那兒不慌不

忙地爬出來。下面村莊的街道上，傳來一陣少女的歌聲。

舒拉的爸爸巴維爾在台階上抽煙，等着吃晚飯。屋子明亮的窗裏閃動着媽媽敏捷靈活的身影，餐具叮叮噹噹地響。巴維爾敲出煙斗裏的煙灰，走到屋子裏去。盛在瓷盆裏的滾燙的洋山芋、小麥餅、熟雞蛋、蜜糖、牛奶，圍着沸騰的茶炊擺在桌上。

「魚湯呢？」父親問。「是不是沒來得及煮？真可惜！鱸魚倒挺不錯哩。」

母親很窘地轉過頭來。舒拉都告訴她了，她真不知道該怎麼來袒護自己的心肝寶貝。

舒拉把目光從母親身上移到父親身上，接着一口氣脫口而出：

「爸爸，你別生氣，魚湯我跟小朋友們吃光了。」

「全都吃光了？」父親驚訝地問。「那兒有靠二十條魚呐……」

「我們多餓啊！」舒拉插嘴說。「可不是開玩笑的！我們幹了整整一天活。你瞧！」

他把剛剛做好的武器擺在父親面前。父親贊許地對木頭手槍、機槍、各種武器仔細打量着。他也是門門在行，所以很看重他傳給兒子的這些才幹。

「好孩子，做得真精巧！不過還得詳細談談魚湯的事。這並不是我捨不得鱸魚，牠們又不是買來的，而且還可以捕到很多，不過壞是壞在你沒想到爹娘。」

「我想到的，」舒拉熱烈地插嘴說，「說少先隊員的老實話，想是想到的，只不過已經遲了。小朋友們那麼你搶我奪的！等我一看——已經看到鍋底了。」

「巴維爾，算了，有啥好多說的！」母親打斷了他的話。

明月偷偷地走近大熊星，變得很蒼白，已經不再是琥珀色的了，銀青色的反光從高處照着正在入睡的村莊。

舒拉家的燈火熄滅了。照滿了月光的地板上映着窗框子正方形的陰影。巴維爾的煙斗在他床上隱現着熾紅的火星。母親在把辮子梳起來過夜。

「我最近碰見了馬爾法。她說：『您什麼時候叫你們的孩子們安靜下來呀？他們鬧得要命。全村的小傢伙都跑到你們家去了。叫呀，鬧呀，淘氣死了。該想個辦法才是。他們在村子那頭，應該是彼此輪流來往的！可是偏不，真好像故意搗蛋——老在你們家。』我說：『馬爾法，他們在我們家覺得既寬敞又自由。誰也不妨礙他們玩兒。所以他們就老在我們家了。說到鬧呀，孩子們總是要鬧的。不會不鬧的……』你以為怎麼樣，巴維爾？」

舒拉的父親沒回答。在他床上隱顯的熾紅火星已經熄滅了。母親編好了辮子，打開了窗戶。吹來一陣野櫻花的香味。就在不遠的地方有隻夜鶯在叫。她在窗邊站了一會兒，然後回過頭來，細聽丈夫和孩子們睡覺的呼吸聲，不知爲什麼，她幸福地微笑起來，然後就自己去睡了。

古老的里赫文城

在靜悄悄的、漸漸變淺的奧卡河岸的山崗上，古老的里赫文城平和地微睡着。在果園裏

茂密的綠蔭當中，紅潤的蘋果、琥珀色的梨子，天鵝絨似的淡紫色李子，都飽含着甜汁。

城市的中央是一片廣場。那兒有一座綠草叢生的小公園。一座半身的列寧像、三四張木椅子。廣場四周有好幾幢古式砌法的石頭房子，牆有一公尺厚。鋪着碎石子的街道從四面八方通到廣場上來。再過去一點，連綿着一批彎彎曲曲的粗木頭房子。裂開了的木板人行道在過路人的腳底下軋吱軋吱響。幾隻山羊沿着籬笆吃草，籬笆裏面是一片綠油油的、豐盛的菜園。

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公雞啼。打赤腳的小孩們在街心的水潭裏放紙船，粘性的泥濘一直沒到足踝。這水潭是最近下的一次雨留下來還沒有乾的。

這不像城市也不像村莊。

大約四百年前，里赫文城是光榮過的。伊凡雷帝（註一）曾經下令用橡木柵把里赫文城鞏固，並且把它賜給兇暴的親衛兵——在鎮壓貴族叛變的鬥爭中，這些親衛兵是他忠實的幫手。後來俄羅斯土地上發生了大亂，王公和貴族、官吏和奴隸們起來反對沙皇蘇伊斯基（註二），有的是爲了政權，有的是爲了幸福和自由，而有的是爲了發一筆橫財，這時候里赫文城先後給敵軍佔領。他們殘殺、侮辱、欺凌和用各種方式壓迫居民。里赫文城於是變得荒無人煙，從那時起里赫文城就破了產，再也不能復興起來了。

（註一）伊凡雷帝（一五三〇——一五八四年），是俄羅斯歷史上一個皇帝。

（註二）蘇伊斯基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俄羅斯皇帝。

這座縣城在平靜的奧卡河邊的山崗上微睡了好幾十年。當地不大有進取心的商人，把貨物裝上駁船和小划子，然後就在自家霉臭的房間裏，挨着大肚子的茶炊消磨空閒的光陰，房裏充滿了神燈燈油和酸白菜的臭味兒；要不然，他們就上小飯館去，喝醉了酒，對着小酒杯大流醉鬼的眼淚。

周圍的地主每隔三年，就聚集到這兒來選舉一次貴族的首領，他們於是成夜狂賭，或者在香檳酒、白蘭地酒、甜酒的空酒瓶之間放蕩不已。

蘇維埃政權把這縣城里赫文變成了區的中心。在過去商人的屋子裏，安頓下黨和團的區委會、區執行委員會、人民法庭、圖書館、十年制學校。從土拉到里赫文開闢了一條寬軌鐵路。書報亭裏出現了真理報、消息報、本省的公社社員報。

舒拉的母親被派做里赫文市百貨商店的經理以後，全家就隨她搬到城裏來。當時舒拉已經十五歲。他已經在七年制的學校畢業。爲了繼續求學，就必須到里赫文去，而且兩頭開支也不化算。於是舒拉一家人便在里赫文城租下一幢木頭房子，這房子附有一座小花園和一個青草叢生的大院子。兩隻狗兒捷諾兒和格羅米拉，馴服了的烏鴉松鼠也都搬到城裏來了。但是舒拉却感到寂寞起來。

里赫文城算什麼東西？既不像城市也不像村莊。不錯，有電影院，但是可沒有小山下的窖洞。最主要的是沒有那些老同學。謝遼查和曹臘在七年制學校畢了業，就留在集體農莊裏工作。遼伐還在彼斯柯夫村的學校裏繼續求學，他還在唸五年級。

「媽媽，我們就要有個攝影小組了。是安娜老師說的。要是你給我買個照相機……」

舒拉直到這個時候才看見：坐在桌前的除了父親、母親和維佳外，還有一個少女。

「怎麼來得這麼晚？」母親問着，一面給舒拉倒了一盤菜湯。

「給安娜老師留住了——放學後給訓了半個鐘頭。」

他把一包書扔到角落裏，在面盆裏很快地洗完手，就在桌邊坐下。

「又是淘氣了吧？」

那少女轉過頭來，舒拉認出她是堂姐托尼雅。

「她是到你們學校來當教師的，」母親說，「以後就住在我們這兒。」

「當教師？」舒拉懷疑地重問一句，以爲母親在開玩笑。「那麼你教什麼功課？」

「教物理。」她笑着補充說：「放心吧，不是教你們一班，是維佳他那一班。」

舒拉仍舊不相信。托尼雅總共不過大他四歲。他把她當做小丫頭看待。想不到她當了老師。她會有什麼威信啊！

維佳和舒拉的房間現在讓給了托尼雅，一下子竟變了個樣兒。窗上掛着花邊窗簾，還有一些繡花餐巾，桌子上，放得整整齊齊的一堆書旁邊，有一束鮮花插在玻璃罐裏。

「真是娃娃兒的花樣！」舒拉暗自喃喃地說。但是放學回來，他還是被吸引到這又整潔又舒適的少女的房裏來坐坐，跟托尼雅聊聊天。最主要的是她善於傾聽別人的談話。不論舒